

从京剧《武松杀嫂》说起

■ 王 蒙

我来参加这个会很有兴趣,虽然知道的很少。表面上看我们讨论京剧的审美理论、体系,京剧学好像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话题,议论的是特殊的对象,但是它和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发展当中所面临的新的挑战有关,从整个世界来说全球化、现代化、时尚化和大众化似乎是无法抗拒的潮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激发了人们反省和反思——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怎样保护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民族性,我们的地域性。越是全球化越要有我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身份,不能跟着变成了平均数,那就没有文化了,越是大众化如火如荼,我们反倒会想一想,例如京剧,虽然目前并不是特别的大众化,但它很经典,很精英,它是要求更全面、更复杂、更长期的训练才能问津的文学艺术形式。网络化趋势越剧烈,越要想一想实际的、舞台的或者是戏园子的真人演出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应该得到的珍惜。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会更关心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现代性和经典性、大众性和精英性的关系,所以关于京剧许许多多的讨论实际上有极大的意义,对于文化建设、对于文化体制的改革、对于我们瞬息万变的形势之下怎么样保持文化古国和大国的尊严和从容,同时不断地解放我们的思想观念,意义非常大,祝贺会议的召开,并且希望它成功。

由于我对京剧和中华戏曲的知识、见闻、思考都非常有限,所以我诚惶诚恐。

第一,目前京剧的情况不像业内的人说的那么悲观。我在文化部工作过,接触过京剧界从业的老师,现在有许多我们觉得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培养一个京剧演员太困难了,需要全面的长期的刻苦的训练,需要童子功,但是京剧演员的票房收入和效益都赶不上唱通俗歌曲的。我的一位同行,女作家刘索拉,本身是搞音乐的,按她的说法,当然也是玩笑话,她说凡是会咳嗽的都会唱歌。可是我又觉得从中国广大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来说,他们最能接受的艺术形式仍然是戏曲,是戏曲的动作、观

念、语言。在农村里有点见识的人,说话时很多词都是从戏曲来的,我的父辈、母辈,尤其是我的姨妈这些人一说什么事,很大一部分都是从河北梆子和京戏里来的:大放悲声,不仁不义,不忠不孝……那时候我不是京剧界的,五七年“反右”时,小翠花发言批判时,用的也是这些个词语。还有那些观念,比如潘金莲这个人物。我们英雄的特点就是如武松,既能讲孝悌忠信,而且坐怀不乱,但是看西方007,让我感觉到西门庆也可以当英雄,英雄起码有两种,一种是武松式的英雄,一种是西门庆式的英雄,也可以逢场作戏,尤其是他富有男性魅力,有很多人追求他。所以我们的观念和戏曲深入人心很有关系。

今天我主要想说的是,从更宽泛、从全球化的视野,我们拿全世界当背景,以世界戏剧为背景,看看京剧有没有那么怪。我觉得没有那么怪。有时候我在浮皮潦草的环球旅行之中常常考虑到京剧的因素,最触动我的是2000年在爱尔兰的时候游东柏林,看《莎乐美》。它是圣经的故事,莎乐美是邪恶而美丽的女人。她的妈妈也很邪恶,她的妈妈和小叔子希律王联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希律王逮捕了基督教的先知。希律王对莎乐美有性暴力或者性侵犯,但是莎乐美爱上的是被逮捕的宗教使徒约翰。约翰大义凛然,他要这邪恶的女人离我远一点,他声称,在我这里除了上帝的语言,我不相信任何人的语言。这种态度与方式特别像武松拒绝潘金莲——他们都有自己的原则和理念,并不以个人的某种欲望主导生活。这使莎乐美特别愤怒。因为希律王让莎乐美给他跳舞看,莎乐美向他提出要求,我要的是约翰的头,最后脑袋割下来了,她抱着这个脑袋亲吻,这是西方的一种说法,叫恋头癖,《十日谈》里就有如下的故事: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把自己最爱的男人的头取下来,种在花盆里,长成了很好的花儿,专门有弗洛伊德学派专家研究这反映的是什么心理。我们看也许有点变态,挺可怕的,被一个美女,哪怕是一个非常美的美女所爱,结果是把脑袋割下来。这里还有叙利亚军官,给莎乐

美报信，伺候莎乐美，军官爱上了莎乐美，莎乐美不爱他，叙利亚军官就自杀了，后来希律王看着莎乐美实在太惨无人道了，抱着人头闹腾，就把莎乐美杀了。这个故事其实非常像潘金莲，潘金莲就像莎乐美，希律王又像西门庆又像张大户，莎乐美的妈妈特别像水浒里的王婆，坏主意都是她妈妈给她出的，让莎乐美要人头，既然求爱被拒就要他的人头，叙利亚军官我认为他处的角色是武大郎。

一般情况下中国人喜欢的是真善美的和谐，真善美的相通，但人生很麻烦，人生有剪不断理还乱，理不清的事情，就是又邪恶又美丽。我在文化部工作期间非常认真地看过《武松杀嫂》，最初一听这内容我就非常反感，《水浒传》里的英雄杀淫妇，是我最反感的内容，而且描写得那么露骨。最难看的就是杀潘，表现得太没有人道了，而且堂堂一个男人杀一个女人，哪怕她是淫妇，实在是非常不英雄的。但是后来这个戏我很爱看，因为它是唯美的，完全变成了美。潘金莲，她是美人的形象，穿的服装素中带花，里面露出一点花，对武松的勾引、引诱，以及她知道武松要杀她以后的挣扎。“无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有时候不从唯美的角度就无法解释，大家为什么那么爱看这个戏，本来妇联都可以提抗议是不是京剧要整顿，为了整顿妇女风化，所以要演《武松杀嫂》，是不是你们要减少谋害亲夫的案件，有这种观念的人非常少，跟莎乐美的表演一样。

京剧的特点是有声皆唱，有动皆舞，莎乐美的演出也是这样，他的道白不是京白，但也是一种音乐性的，不是说话性的。我记得那是英国的女演员，讲得非常非常甜，声音特别性感，特别有魅力，像唱歌一样，舞台是一个斜面，里面也有舞蹈，包括每个人死的姿势，有的就有如京剧里的“抢背”，尤其是往地上跌倒的姿势。西方戏剧我不觉得它离京剧有那么遥远。

我在澳大利亚悉尼看过一个小剧场话剧，叫做《和女王在一起的两星期》，里面有一个场面，主角坐飞机去伦敦，主角坐的椅子背对着观众，正面对着观众上来一个女孩儿，女孩儿一上来就这样做动作，这是在飞机上飞行，其他什么道具都没有，连服装都不用换，非常像京剧的开门，就是这些动作，而

且观众特别爱看，看着都笑，都坐过飞机，知道这是紧急出口。

我在奥克兰看过契诃夫的戏剧《樱桃园》，最后的最后，樱桃园快要卖掉，快毁灭完蛋了，这种情况下悲凉的气氛，那个黑夜，我说那是一个挽歌的美，是一个毁灭的美，毁灭也有美，正如京剧《霸王别姬》，这种毁灭美的气氛就和《霸王别姬》一样，让我感动能落泪的就是《霸王别姬》，听着那一曲《夜深沉》，什么都不需要，这个跟《樱桃园》演的一样。

潘金莲与莎乐美结局是相通的，又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按照中国的逻辑是完全相反的。按照中国的逻辑应该约翰先知手刃淫妇，龙车凤辇进皇城，这出叫《大登殿》。京剧有许多东西和欧美人看戏的心理一样，西方人完全能理解，如果他们还没有理解，就是我们工作还没有做好，如果我们做得好都能理解。《宇宙锋》也是这样，《宇宙锋》为什么好看？里面就唱什么“颠鸾倒凤”，它的主角疯了，她的表演大大地解放了，这是一种发泄，这似乎是看点之一。当年在《人民日报》上就宣传过，认为《宇宙锋》反映了一种叛逆的精神。

大家都强调中国戏曲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我说它既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又是人类的，京剧是中国的文化内容，也是人类的文化内容，可以被世界所接受，关键我们对它得有一个认识，京剧的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至于说怎么改革，京剧最大的财富也是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它的程式，我不完全有把握的说，意大利歌剧也有程式，每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剧种都有自己的程式。希望京剧在演出上、理论研究上、舞台实践上百花齐放，可以原汁原味一字不改，一招一式都不能变，完全可以，也可以大胆出现真牛上台，灯光布景，有人爱看您就上，上了以后不成功再改，加上现代内容，一出来“雄心壮志冲云天”，“红旗招展看四方”，“五洲四海旗飘扬”，或者一上来就是“龙车凤辇进皇城”，百花齐放，各种各样，都可以实验。

(责任编辑 郑锦燕)